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13位ISBN编号：9787563920419

10位ISBN编号：7563920412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小说选刊杂志社评选

页数：5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内容概要

中短篇小说以其适度的阅读长度和对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这个领域里，时有实力派作家的精心之作问世，并在全国评奖中获奖；也有文学新人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经验书写，带给我们新的审美感受。

因此本刊自1995年复刊以来，每年都要在月选的基础上编辑一套优秀作品的年选，目前已历经十余年，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好评。

编辑《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这本书，并非想在“排行榜热”中觅得一席之地。我们编这本书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读者阅读小说精品的需要。在优秀作品月选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比较和遴选，最终确定10篇中篇小说和10篇短篇小说入选本书，从而集中体现2008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大体成就。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书籍目录

短篇小说 捋脸嘉禾的夏天阿霞一坛猪油松树镇第四十三页月在城外，人在城中圆寂蚊帐人人偷盗中篇小说 骄傲的皮匠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纸醉扑克寻找王金叶盗御马大战失踪女羊群入城最慢的是活着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章节摘录

短篇小说 搽脸 搽脸，清水河一带方言。

类似开脸，是姑娘成人结婚前的一道仪式。

大凡女儿家，脸上，尤其是两鬓和上唇处都有一层汗毛，软软的、黄黄的、细细的，像一层绒。比做刚出壳几天的鸟雀，是有些过了，比做桃子上的细毛更有些不妥，很难找出个恰当的比方。这也就是把姑娘叫黄毛丫头的原因。

也有汗毛稍重些的，颜色泛棕或泛黑，就有些不好看了，但这样的姑娘一般又是眉毛浓，睫毛长，是另一种受看。

结婚前，一般是婚前一天，都要搞个搽脸仪式的。

搽掉脸上的汗毛，一下子就光鲜了。

这就是所谓的女大十八变，上轿一大变的原因。

姑娘家搽脸和男子剃须刮脸不一样。

男子一般用剃须刀。

姑娘家的脸是不一样的，不能用铁器，据说，汗毛经了铁器，会长得又粗又硬。

哪个女人都不希望长一脸又粗又硬的汗毛。

女人搽脸的工序要复杂得多。

先是用线扯，一根长线，两头接住了，套在搽脸师傅的两手中指上，绞紧了。

两手一用劲，两根线又缠到一起。

这线搭在姑娘的脸上，线一松一紧的，就把汗毛一根根扯掉了。

这样扯掉的汗毛，不容易再长出来。

扯的时候痛不痛，全看搽脸师傅的手艺了。

好的搽脸师傅不能让姑娘家感觉到是在扯汗毛，只感觉线在脸上弹，弹琴一样。

差些的师傅得叫姑娘歪嘴吸冷气。

扯不净或是扯断了的汗毛，还要刮。

刮也是不能用药的，得用碗碴子。

要用打掉的细磁碗，砸出刃口来刮。

这是最见功夫的，碗碴子的刃口不齐，稍不留神，或稍用力过重，姑娘的脸上就是一道血口子。

姑娘的脸上要有了血口子，搽脸师傅是要遭白眼的，卷了行李就得走人，应手钱物是万万再不能要的。

。

第三道工序是拾，就是把扯掉或是刮掉的汗毛拾掉，不是用手拾，也不能洗，得用蒸熟了的鸡蛋，剥皮后，在脸上滚。

滚过来，滚过去的，绒毛都沾到鸡蛋上了，脸也就和熟鸡蛋一样的光鲜了。

这几道工序往往要重复好几遍。

好的搽脸师傅只需一次就行了。

在农村，搽脸的，剃头的，一般都没有专门的师傅，都算是兼职，也没有明码标价，几尺花布，一件衣服的，全凭主人家随心。

手艺也一般是家族相传的，因为利惠不大，当然也没有那些不外传的禁忌，一般，每个村里都有剃头搽脸的，也很少到外村去请。

在河湾村，兰花妈就是最好的搽脸师傅。

兰花也会，就是跟她妈学的。

兰花妈也是跟她妈学的。

兰花妈的妈，也就是兰花的外奶奶，据说功夫了得，边搽边吹，有些汗毛是搽掉的，有些汗毛是吹掉的，只一会儿工夫，姑娘家的脸上就新鲜得像洗过的桃子，白处是白处，粉处是粉处。

到兰花妈这一辈，就差了些，但也是只搽一遍，再找不出一根汗毛的。

兰花又差了些，但也还没在人家新娘子脸上弄出过血口子。

所以，这些年，村上有姑娘出嫁，兰花妈一般不亲自出马了，有找的，也是支一句，找兰花去，她能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行。

这也是树立女儿威信的意思。

兰花三十刚出头，也正是显摆的年龄，家里没些啥能在村里出头的，也只有这一点上还能受人抬爱，所以，也是随叫随到的，没拒过人。

也有结婚多年的媳妇子，爱打扮些的，或者是娘家婆家亲戚家过事，要往人众的场合站，也找兰花：给我扯扯脸吧，看我都快成猴子了。

把搨脸说成是扯脸，就有了随意的味道。

话虽说得随意，但少不了一条床单或一对枕巾什么的。

兰花当然也是不拒。

在农村，各种匠人都不像城里那样明码标价，收费有些随心，但不给不行的，有许多说道的。

比如说接生婆不道谢的话，娃娃就会有三病六灾的；比如说打墙师傅不道谢，墙会塌呢；搨脸师傅的应手钱不给的话，脸上长癣长粉刺长雀斑呢。

兰花的男人弱些，很少出去打工挣钱，守在家里，日子就过不到人前头。

男人是女人的精神，男人弱了，女人也在人前说不起话。

只有在这种时候，兰花才能显出些尊贵来，又有现成的收入，所以，总是有求必应的。

可是，菊花请她去搨脸，倒把兰花给难住了。

菊花是指女儿来请了。

菊花的大女儿八九岁了。

菊花的女儿说，我妈请姨姨给她搨搨脸呢。

菊花的女儿还提来了礼心，礼心是一条大双人床单，质量不错，梅兰竹菊地印了些花。

大凡接了人家的礼，那就要去给人家搨脸的，但兰花还是不想去。

下午，菊花的女儿又来了，兰花看了一眼她的脸。

兰花习惯了，看到大姑娘，小媳妇，总爱注意人家的脸。

菊花女儿的脸上也有一层细茸毛，不过她还远没有到搨脸的时候。

兰花依稀记得，菊花小时候，也是这么个模样，脸瘦瘦的，头发有些黄。

兰花就叫她黄毛丫头，再后来，村上大些的男娃娃，叫她小白菜，兰花不敢跟着混叫，仍然叫她黄毛丫头。

菊花长相不算很俊的，但她身上有那么一股文弱劲儿，偏偏就惹人疼、惹人怜的。

同龄的、稍大些的男娃娃就爱凑她，也爱惹她。

兰花就常帮她，兰花的身体要好得多。

兰花忽然想起许多小时候的事来，一晃儿，菊花的女儿都这么大了，太快了。

兰花就有些感慨，没等菊花的女儿开口请，兰花就收拾东西准备跟她去了。

菊花的女儿一直没有开口，她的神情有点儿怯，还有些与她年龄不相称的东西。

兰花随着她走，觉得有些不舒服，兰花是个爱说爱笑的人，不习惯冷场子。

兰花就问菊花的女儿，你叫啥名字？

英莲，菊花的女儿说，没有回头。

见过你新爸爸吗？

他人咋样？

兰花又问。

他不是我爸爸，英莲大声说，忽然加快了步子。

兰花能从她的脊背上看出一种排斥和逆反来，就没有再问。

半年前，菊花的男人死了，菊花和婆家翻了，就回到娘家来了，听说又找了个人家，明天结婚。

兰花跟着英莲走到菊花家时，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结婚的味道。

菊花没有住在哥哥家里，住的是三虎家的旧院子。

三虎家搬到县城去了，三虎小时候，爱掉鼻涕，谁都不愿和他接近，可就是这么个淌鼻涕，还成了器

。他在县城里摆菜摊，摆水果摊，攒下了钱，把家都搬到县城去了。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家里的两间旧房没拆，多年没住人，也歪嘴塌鼻子的了。

兰花一进院子，菊花就迎出来了，菊花的身上也没有一丝结婚的样子。

她脸更瘦了，上面一层死黄。

看到兰花，她挤了些笑说，兰……她姨，你来了。

她本来想叫兰花的，可能感觉到了不妥，中途又比着娃娃，叫她姨。

兰花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从她男人死后这几个月，虽然住在同一个村子，兰花也一直没见到她。

以前也很少见面的，从菊花嫁出去后，大概是因为娘家妈去世的事，她很少回娘家。

兰花没想到她会变成这么一副模样，一时也不知道该咋称呼，该说些啥。

两人默声进了屋，菊花忙摆上炕桌，端上来几碟子花生，苹果，水果糖来。

这是规矩，捋脸的请来，先要款待好，尤其是婚嫁的时候，捋脸的那是贵宾，要招待好，要给应手钱，还要打发干果呢。

菊花礼让着，兰花只动了一颗花生。

菊花的女儿叫了声妈，不是那个英莲，是二女儿，五六岁的样子，她旁边还有个更小的女娃娃，三四岁，都黄咩咩的。

菊花忙对着外面喊，英子，来把妹妹领出去玩。

兰花心里就拧了一下，抓起一把花生，给菊花的两个女儿，就说，煮上两个鸡蛋，开始吧。

我把煮鸡蛋的事给忘了，家里没喂鸡，还没有鸡蛋，不用鸡蛋行吗？

菊花说。

那咋能行！

兰花有些生气了，莫名的生气。

英子，到你大舅母家去借两个鸡蛋，菊花给外面的英子说。

兰花就等着，捋脸有个规矩，这边鸡蛋煮到锅里，那边开始捋脸，汗毛扯掉了，刮净了，鸡蛋刚好煮熟、晾温，剥出来，滚在脸上不烫、不凉才好。

熟鸡蛋滚过，把脸上的细毛，余粉，都拾净了，脸上才能显出光洁来，也才能显出捋脸者的手艺来。

过了一会儿，英子回来，手里空着，她一声没吭。

她妹妹抢着说，我大舅母说，今天的鸡蛋都吃了，等明天鸡下了蛋再说。

听着菊花女儿的话，兰花能想象出她那个大舅母说话的样子来，一个村子几十年了，她知道英子的大舅母不是个善茬儿，一张紫红的肉脸，兰花也给她捋过脸的。

到二舅母家问一声去。

菊花给几个女儿说。

英子和两个妹妹都出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

英子的两个妹妹一人手里捧着一个鸡蛋来了，很兴奋的样子，英子没有进来。

煮上鸡蛋，兰花就打开了个小包袱，拿出那几样简单的工具，开始给菊花捋脸。

兰花盘腿坐在炕上，菊花也盘腿坐在对面。

十多年了，两个人又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一时都有些尴尬。

菊花就闭上了眼睛，任由兰花给她捋脸。

菊花的脸上是一层灰黄，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儿水分。

兰花捋脸多了，她能从脸上看出人的贫富来，看出人是闲忙来，看出人的心情来。

这实际上也不是啥特别的事，理发的能从人的发质、发型辨出人的贵贱；修鞋的能从鞋的质地，甚至从鞋的味道分出人的身份来。

这都是经见的多了，人外表的一些东西，往往能透露出人的许多信息来。

兰花这会儿能感觉到菊花这些年过的日子来，能感觉出她的心情来。

菊花脸上的汗毛也有些粗硬了，很显然有好些年都没捋脸了，线纹到上面，一下子还扯不掉，要使劲往起提一下才行。

兰花这会儿收住心神，专心地扯汗毛。

她满眼都是汗毛，一根根地竖在那里，比实际要长出许多倍，也高出许多倍。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她也是这些年练的。

她妈给她说，那些汗毛像草一样，她外奶奶给她妈说，那些汗毛像树一样。

兰花知道，她的眼神和手艺距离她妈还很远，距离她外奶奶更远。

她这会儿看到的还是汗毛，还没有草、树的感觉。

线有时还不能准确地缠到某一根汗毛上，还不能轻抖一下手腕，那汗毛就顺从地掉了。

手分轻重也还拿捏不准，有时候，随着扯掉汗毛，汗毛那里的肉会抽搐一下，不过现在，给捋脸的人不会吸凉气了。

兰花这时候心里很静，甚至忘掉了她与菊花的那些恩怨，她只是在专心地扯掉那些汗毛。

扯掉那些汗毛，女人就光鲜了，女人就应该光光鲜鲜的，光光鲜鲜地嫁人，光光鲜鲜地串亲戚，光光鲜鲜地过日子。

每到这个时候，兰花都会进入另一种境界，一种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境界。

平日里，她的生活是烦琐的，庸常的。

但在现在这种境界里，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纯净和高贵。

丝线一开一合，发出一种嗡嗡声，她感觉自己是在弹奏音乐，对方的皮肤就是乐器。

不同的皮肤有不同的乐感，有些是清澈流畅的，有些是艰苦涩重的，有欢快的、哀怨的、悲切的。

丝线弹在菊花的脸上，她感觉到一种凉意。

丝线一点点地在菊花的脸上弹过，菊花的脸一点一点地亮起来，像太阳一块块地照过草地。

直到最后一根汗毛被扯掉，兰花的丝线才停止了嗡嗡响，菊花才睁开眼睛。

兰花这会儿也好像是才睁开眼睛。

四目对视，两个人一下子都好像看到了对方心里去了。

菊花的脸上飞过一片红，这给她的脸一种活气。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锅里煮的鸡蛋这会儿咕嘟地响了。

兰花这才想起十年前，她和她妈的对话。

你不会留下一撮子汗毛不要捋掉，兰花说。

我忘了，她妈说。

她以前以为那是妈在哄她，这会儿才理解了，那真的是忘了，她妈那一回也是给菊花捋脸，菊花是第一次结婚，她嫁的男人本来应该是兰花的男人。

那个男人的模样已经模糊了，但他的动作神情兰花还记得。

他的动作神情中有一股油痞子味，这在农村小伙子身上是很少见的。

偏偏就是那股油痞子劲儿打动了兰花，兰花不知道那是为啥。

自己嫁的男人老实些，她有时就想起那个男人的那股油痞子劲儿来。

便是这会儿，兰花还是能想起来。

男人叫二根，和穆萨媳妇一个村，穆萨媳妇牵线，介绍给了兰花。

第一次见面是在穆萨媳妇家，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不像农村小伙子，兰花一眼就看上了。

二根也油里油气地笑着和兰花说话，没有拘谨的样子，趁着穆萨媳妇端干果的当儿，他就拉了兰花的手，兰花的心就一阵乱跳。

第二次见面到兰花家了，兰花本来就话多，就一直和他说个不停。

二根就看着兰花嬉笑着说，你说话咋这么快，是不是舌头子碎得很，我看看，说着就抱住兰花，嘴也凑上来了。

兰花怕父母看见，挣扎了一会，还是顺了他。

兰花没把他往歪路上想，倒觉得他那样好。

那个男人第三次来，本来是商量定亲的事的，兰花就找了菊花，让菊花来看看，给她参谋参谋，也有夸耀的意思。

一直到定亲的事都说好了，饭也吃了，一家人送二根出门时，菊花才来。

菊花到门上正好和二根撞了个满怀，菊花就满脸飞红了。

满脸飞红的菊花就更多了一分娇气，二根当时就直了眼。

到定亲的日子，二根没有来。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不几天，二根又找到菊花家提亲了。

菊花最初没有答应，后来菊花爹先应了，两个哥哥也都同意，菊花也就答应了。

兰花本来是要去问菊花的，后来没有去。

菊花也一直没有来见兰花。

兰花的亲戚们气愤，想着治那个男人，搅他的亲事。

让兰花妈挡住了。

兰花不恨那个男人，就恨菊花。

她觉得是菊花抢了她的对象。

菊花和二根的事最终还是成了。

结婚的时候，还请兰花妈去给持脸。

兰花就给她妈说，不能去。

兰花妈说，总不能叫她毛着脸去嫁人吧。

毛脸就毛脸，谁让她那么没脸呢，兰花说。

兰花妈说，也不能全怪菊花，缘分是真主造定的，你们没那个缘分。

兰花没挡住她妈，她妈还是去了，兰花没有跟着去，给菊花持完脸回来，兰花又骂她妈，你不会给她脸上留下一撮子汗毛？

她妈说，我忘了。

兰花妈又说，一辈子结一回婚，脸上咋能带个血口子呢。

兰花这会儿想起她妈说过的那句话，心里就闪过了一个念头。

兰花就给菊花说，找碗碴子，刮脸，兰花的口气有些硬。

菊花忙拿出些碎瓷片子来，兰花挑了半天，说，不行，得找细瓷片子。

菊花就喊，英子，找点碎碗片子。

英子在院子里找了半天，空着手进来了，说没有。

菊花就有些生气，骂英子，连个碗片子都找不上，你是个干啥的？

英子忽然径直走过来，从炕桌上端起一个碟子，连花生一起砸到地上，咣的一声，瓷片乱飞，花生乱飞。

兰花和菊花都愣住了。

英子却大声哭起来。

菊花刚准备下炕去收拾女儿，却忽然又坐下了，也流出两行眼泪来。

兰花看着这一家人，心里也是一酸，刚才心里冒出的那个念头也消失了。

我这里还有几块瓷片，看能用吗，兰花说着，打开包袱，取出几块白瓷碗片，顺便还拿出了一盒粉。

刮脸前先要抹一层粉的。

兰花给菊花的脸上抹粉，菊花的眼泪却不干，把粉冲出了道道。

刮脸，不仅要刮掉扯断的，扯不净的汗毛，还要刮掉脸上的老皮。

瓷片刮在菊花的脸上，兰花听到了沙沙声，她手上也感觉到了涩劲儿，只有又粗又硬的皮肤，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

兰花这些年给许多女人持过脸，有准备出嫁的姑娘，有爱美的小媳妇，还有四五十岁的妇女，有的皮肤是薄的，几乎透明，皮肤下面有一层水；有的皮肤下面虽然是肉，是油脂，但还有弹性；还有的皮肤看上去是黑的，但很健康，很有质感。

瓷片刮过，兰花就感觉到了许多人生的味道。

瓷片刮在菊花的脸上，兰花也感觉到了许多。

这些年，她曾听过一些菊花的事，她刚嫁给那个二根的时候，还不错，一年后，生了大女儿，公婆的脸子就不好看了，二根是独生子，他们家急着要儿子呢。

生了女儿的菊花就不受待见了，家里外面的活儿就多了。

二根很少下地干活，说是到外面去做生意，可没拿回一分钱来，还惹上了赌博的毛病。

菊花生下第二个女儿后，山下通了火车，山道上火车爬坡慢，二根就和一伙人趴火车卸东西，电饭锅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洗衣机之类的电器，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能变钱的都从火车上往下弄。

一伙人干很轻松，很红火。

有一回，一伙人又去趴火车卸东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往下跳的时候，脚踩到石头上，滑倒了，刚好把头栽倒在车轨上，被火车压得只剩下几根脖筋。

事情就露了，派出所的人追查，就把二根抓了，判了两年刑。

一家人就把事情看到菊花身上，说菊花不管男人。

那以后，田里的活儿，犁地播种的事就全是菊花。

男人二根坐班房子回来后，稍稍收敛了些，菊花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

男人二根又不咋着家了，说是到外面出去打工。

这回真的到煤窑上干了，偏偏又遇上了事故，挖出来，早已经死了。

公婆哭了个死去活来，又骂菊花害了男人。

窑上赔了六万块钱的命价，公婆没给菊花一分，菊花就回娘家来了。

娘家哥嫂又不待见。

菊花这才又找了个人家。

兰花就想起她妈说过的话，这都是缘分，这都是命，兰花并没有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嫁给那个二根，要是真嫁了的话，也许又是另一种情况，二根也许不一定就会坐班房子，不一定就会死的，在这一点上，兰花不怨菊花，但从心底里，兰花始终不能原谅菊花。

瓷片刮在菊花的脸上，刮过的地方，便显出一种光洁，一种红润来。

瓷片恰到好处地刮掉了汗毛，也刮掉了一层老皮。

兰花的手分拿捏得很准，力道也用得恰到好处，偶尔稍稍用力过了，菊花脸上的皮肤就抖一下，菊花的眼睛也就睁开了，有些诧异地睁开了。

兰花用指头轻轻地抚一下，并没有出现血口子，她就往刚刮过的地方抹上点粉，去掉老皮的新皮肤需要喂点粉才行。

兰花继续刮，瓷片的刃口有些秃的话，就再换一块瓷片。

兰花平日里收了许多细瓷片，是很细的那种白瓷，到有些人家找不上，就得自己备好了。

越是好刃口的瓷片，越能显出手艺来。

兰花很珍惜自己的手艺的，所以，不管是谁找她去搽脸，她都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尤其是那些刚准备结婚的姑娘家，她一定要收拾到最好，菊花虽然是二婚，但也是结婚，她这会儿就是给新娘子搽脸，一定要搽好。

兰花一点一点地刮，像在剥开一个煮熟的鸡蛋，剥开了皮，便显出里面的蛋清来，显出一种鲜嫩来，从脸盘到鬓角到额头下巴，最后连耳朵背后，耳碗里面，都刮到了。

这时，锅里的鸡蛋刚刚煮熟，没等菊花下炕，兰花自己下地去，从锅里捞出个鸡蛋，放到灶台上稍稍凉了凉，就麻利儿地剥了鸡蛋皮。

鸡蛋还有湿气，有热劲的时候，兰花就拿上在菊花的脸上轻轻地滚，从脸盘到鬓角到额头下巴，仔细地全滚到了。

菊花脸上的那层粉，一些沾到鸡蛋上了，一些渗到脸上去了。

兰花又麻利地剥了另一个鸡蛋，又是从脸盘到鬓角到额头到下巴地轻轻滚了一遍。

菊花的脸上这会儿像是又剥掉了蛋清上面的那层细皮，真正地显出光洁和粉嫩来。

菊花细细地端详着，给每个人搽完脸，她都会仔细地端详，她要欣赏自己的手艺，也让围观的人欣赏她的手艺，在自己的手里能让一个女人变了模样，她有一种自豪感。

她这会儿端详着菊花，傍晚的阳光正好斜照进窗户，照在菊花脸上，阳光里有一层红，照在菊花的脸上，显出一层粉红来，把菊花的脸照得很生动，菊花这会儿脸上也有了喜色。

兰花细细地看着，菊花这会儿真有了新娘子的模样。

兰花突然感觉，菊花这是第一次结婚，是要嫁二根。

兰花感觉自己快要叫出声来了，压了很久的一声咒骂就要从嘴里冒出来了。

她慌慌地对菊花说，还有一点没刮干净，没刮干净，说着掏出了瓷片，就比划到菊花的脸上。

兰花的手抖起来，搽了这么半天，兰花的手都没有抖，这会儿抖起来了。

<<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

菊花似乎也有些奇怪，就瞅着兰花，兰花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菊花感觉脸上一热，热乎乎的有啥从脸上流下来，她不由得用手擦了一下，是血。

她有些吃惊，又擦了一下，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痛。

她看到兰花的手还在空中翘着，兰花的食指上有血，血还不住地往外涌着。

她还看到兰花的脸上有眼泪往下流。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